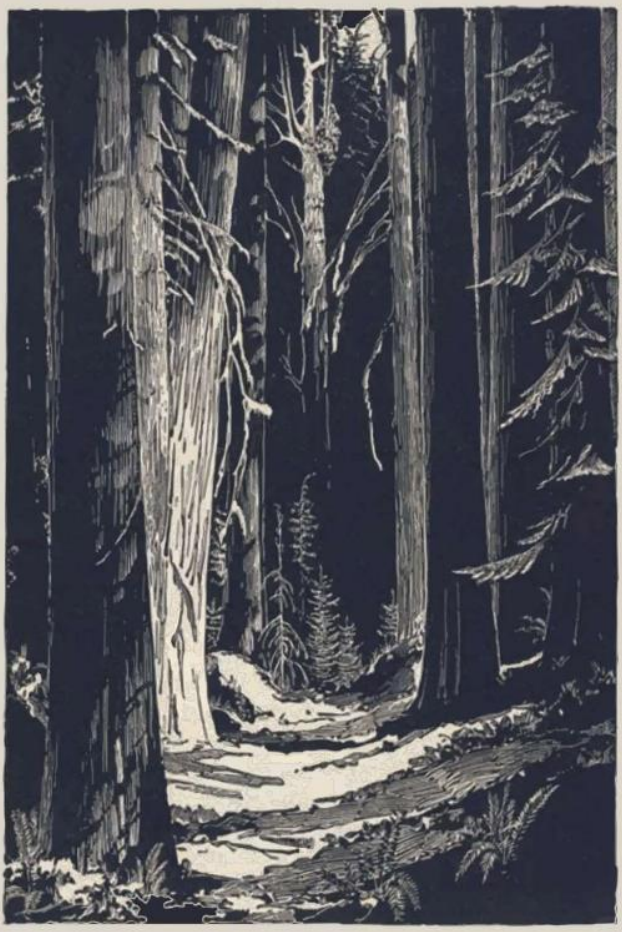

兵团往事

黄皮子 著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宁夏人民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

兵団往事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兵团往事 / 黄皮子著. -- 银川：宁夏人民出版社，2023.12

ISBN 978-7-227-07952-1

Ⅰ. ①兵… Ⅱ. ①黄… Ⅲ. ①长篇小说－中国－当代 Ⅳ. ①I247.5

中国国家版本馆CIP数据核字（2024）第028421号

兵团往事　　黄皮子　著

责任编辑　陈　浪
责任校对　白　雪
装帧设计　王敬忠
责任印制　侯　俊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　出版发行

出 版 人　薛文斌
地　　址　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（750001）
网　　址　http://www.yrpubm.com
网上书店　http://www.hh-book.com
电子信箱　nxrmcbs@126.com
邮购电话　0951-5052104　5052106
经　　销　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装订　宁夏银报智能印刷科技有限公司
印刷委托书号　（宁）0028483

开本　720 mm×980 mm　1/16
印张　25.75
字数　356千字
版次　2023年12月第1版
印次　2023年12月第1次印刷
书号　ISBN 978-7-227-07952-1
定价　48.90元

版权所有　侵权必究

黄皮子

本名黄国明。

1950年生，上海人。1968年赴黑龙江上山下乡。1974年到宁夏贺兰一家公司工作，担任过秘书等职。2015年退休。



目录

一　征途中的经历 / 001
二　初到第二故乡 / 021
三　修路中的趣事 / 044
四　连队起了变化 / 079
五　快乐的少年时代 / 099
六　进入中学课堂 / 125
七　夏天的北大荒 / 162
八　军训中的连队 / 187
九　最舒心的放牧生活 / 225
十　首次探亲假 / 274
十一　两起突发事件 / 304
十二　终生难忘的事情 / 332
十三　重燃初恋的希望 / 358
十四　和母亲重逢 / 380

后记 / 407





一　征途中的经历

郑寅躺在上铺，两眼望着天花板出神。这是一幢土坯砌成的房子，中间是走廊，从走廊进来两边各有三间房子，大门是朝南开的，紧靠大门的左右两间房子的门都是朝北开的，最西一间房子的门是朝东开的，最东一间房子的门是朝西开的。六间房子的窗户也都是朝南开的，只不过最东的房子多了个东窗，最西的房子多了个西窗。所有的窗子都是双层玻璃，两块玻璃之间填了一些锯末。还有几幢相同房子在东西面，有的是女生宿舍，有的是机务人员宿舍，等等。因为一下子来了许多知青，房子不够住，只好每个铺上又搭了一层铺，成为二层铺。郑寅被安排在上铺。连长说这是暂时的，这幢房子的旁边，一幢新盖的房子马上就要竣工了。房子的主体已经完工，就剩下安装门窗和铺房顶的油毡纸了。不过新盖的这幢房子和郑寅住的不一样，它总共四间，除了一间外房，三间里房是连在一起的。屋子的南北搭上两排炕可以住许多人。还有相同结构的一幢房子，在东面，是为女生盖的。郑寅双手抱着头枕在被上，平展展地躺在上层铺上，脑海里涌现出自己从上海一路来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情景。

1968年9月10日上午，郑寅和大家一起登上了北去的列车，盼望着的一天终于来到了。北大荒是什么样子？他过去从电影小说中了解过一些。那里有一望无际的莽原和茂密的原始森林，还有许多河流和湖泊，以及数不清的珍禽异兽，什么“棒打獐子，瓢舀鱼，野鸡飞到砂锅里”，多有趣多好玩啊！多么诱人的景象啊！郑寅早就立下以四海为家的志向，到祖国的边疆去开发那里的宝藏，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去干一番事业。

车厢内水泄不通，车厢外人山人海，热闹异常。欢送的人群里，有的在紧紧握手，有的在谆谆嘱咐，有的在低声哭泣，有的在热烈拥抱。对这种情况郑寅不屑一顾，青年人就应该有豪情壮志，似这般哭哭啼啼、难解难分，像什么样子，又不是去刑场。古人还有“青山处处埋忠骨，何须马革裹尸还”的豪言呢。郑寅没有众多的人来送行，只有快五十岁的父亲在现场。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前是个小业主，如今是国营大厂的仓库保管员。因为家庭成分问题，郑寅还怨恨过父亲。因为郑寅报考了雷锋学校，据说该校是培养飞行员的，报考的人很多，最后只有他和同校的袁军，各项体检全部通过。可是，后来袁军被录取了，郑寅却落选了，原因不难猜：人家袁军是工人阶级成分。

这次出远门，按照郑寅的意思，谁也不要来送，可是父亲执意要来。一路上父亲咕咕哝哝，对郑寅说了许多做人的道理，什么“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”啦，什么“对人只讲三分话，不可全抛一片心”啦，什么“凡事要忍耐，忍字头上一把刀”啦，什么“不要怕吃亏，吃亏就是占便宜”啦，等等，听得郑寅早就烦了。要是平时早就回敬他几句，叫他不要啰唆了，可是想到马上就要离开他了，就让他再说最后一次吧。

一到火车上，放下行李，郑寅就把父亲劝下火车，父亲知道再说也没有用，只好噤声。父亲下车时，郑寅看见父亲的眼眶里充满了泪水，欲言又止的样子，觉得自己鼻子一酸，眼睛也模糊了，他还是控制住自己，不让泪珠滚下来，在转身往车厢里走的时候，他顺手拭了一下眼睛。列车猛然动了一下，站台上的人群就好像交响乐队的队员看见了指挥的手势一样，一齐对着列车里来的人喊起来，有的甚至哭起来，还有的人在窗口和车里人握手道

别，车开了还不放手，居然跟着列车跑了起来。列车丝毫不为所动，按照自己的节奏，慢慢地走起来，越走越快，把那些悲痛的人群远远地抛在身后。共和新路旱桥过去了，上海东站过去了，真如车站也过去了。车厢里伙伴们还沉浸在离别亲人的酸楚之中。

这批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中，郑寅所在的中学有十几名，他们班却只有他一人。不过现在人员都已打乱了，他们相互之间都不认识。郑寅望望周围都是生面孔，感到有些失落。全车厢的伙伴都穿着崭新的草绿色的军装。这是真正的军装，连扣子都有“八一”的记号，就是没有领章帽徽。听说这是上面特地从上海警备司令部弄来的。每人一套单军装、一套棉军装，还有一件棉大衣、一条棉被，这个待遇只有前两批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才有，据说后面就没有这么多了。车厢里的气氛比刚才活跃了一些。知青们有的看着窗外的风景，有的已经开始轻声交谈了。郑寅对面坐着三个人，两女一男。靠车窗的是一位女同学，正在看着窗外，她梳着两条粗黑的短辫子，脸色白里透红，眼睛又黑又亮。就是门牙有点凸立，颧骨有点高。她穿着一身新军装，显得朴素大方，给人的感觉是不算漂亮但也不难看。中间这位女同学黄乎乎的短发扎成两把小刷子，调皮地朝上翘着，一对明亮的眼睛，东张西望，觉得什么都新鲜，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。看样子她的年龄要小一些，个子也小，一套小号的军装在她身上显得很宽大。最边上那位男同学，皮肤白皙，中等身材，眉清目秀，一看就是不经常在野外活动的秀才。郑寅这排座位上，靠窗坐的也是位女同学，短头发，圆脸，她不看窗外，而是双手托住下巴，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。郑寅在中间，左边是位男同学，长脸，厚嘴唇，鼻梁上架了一副近视眼镜，一看那副一圈一圈像瓶底那样的眼镜，就感觉度数不低。因为彼此都很陌生，谁也不愿意首先打开僵局，都没说话。

因为是专列，所以火车经过苏州站时没有停车。这时车厢里来了几个人，都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旧军装，为首的是一位中年人，迈着军人的步伐，他的鬓角已有些灰白，从他那刚毅清瘦的脸上就知道是一位经过艰苦岁月、饱经风霜的老革命。同学们的目光一下子都集中在他的身上。他叫邓长

海，原来是黑龙江农场的一位场长，转业军人。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后，组建成六个师，一个师下属几个团，他所在的农场改成了团，他任副团长。这次上级派他和另外几名同志来沪接知青。大家都听过他的报告，所以都认识他。看见同学们都站起来，他和蔼地摆摆手示意大家都坐下。他用浓重的东北口音说："同学们，你们已经离开了上海，就要到达北大荒。毛主席说过，'不到长城非好汉'，你们不仅到了长城，更要超越长城到关外去，也就是'闯关东'。闯关东是过去旧社会穷人被逼得走投无路才走的这条路，而你们现在是为了反帝反修屯垦戍边，保卫边疆建设边疆，才勇敢地离开繁华的大上海到北大荒去的。你们才是真正的好汉，真正的好汉遇到困难可不能哭鼻子啊。"听了他的话，大家的情绪振奋起来。邓长海把身后的一名男青年拉到前面，对大家说："这是吴正道同志。这节车厢就由他负责，同学们有事可以找他。小吴你就在这里，我们到前面车厢去。"说完朝大家挥挥手，就和另外几位同志走了。

吴正道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，肩上背着一个军用黄挎包，包上用红绒线绣的"为人民服务"五个字格外醒目。"同学们！"他喊了一声，然后右手放在帽檐下给大家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，手放下后说，"我叫吴正道，是六七届高中毕业生，在闸北区'红卫兵'总部工作过，有的同学可能见过我。这次和大家一起到黑龙江去。这节车厢由我负责，旅途中有什么困难，有什么事情可以找我。现在我们大家一起学习'最高指示'。"他从挎包里拿出一本《毛主席语录》朗读了几条遵守纪律和为人民服务的语录。他的普通话很标准，也很流利；他身体颀长，眼大鼻直，显得英俊潇洒。读完语录，又宣布了几条纪律、注意事项，最后他提议大家唱一首歌，歌名是《中华儿女志在四方》，他双手举起，嘴里唱道："迎着晨风，迎着阳光，预备起。"于是车厢里响起了歌声："迎着晨风，迎着阳光，跨山过水到边疆。伟大祖国天高地广，中华儿女志在四方……"也许是指挥得不好，或者是大家还不熟悉怕羞，反正唱得不好，有的唱第一句，有的已经唱第二句，有的在偷笑，有的在哼哼，只有七八名同学在大声唱。

郑寅对面的小丫头倒十分卖力，可是看见大家都不热心，她的声音也

变小了，其余的人和小丫头一样，情绪受到影响，歌声越来越小。最后好像吴正道一个人在独唱，好在歌也唱完了。吴正道有点扫兴，他也知道主要原因是大家相互不熟悉，还放不开。他改用上海话说："既然大家已经走在了一起，就不要拘束了，大家应该相互认识一下。"这句话说到了大家的心坎上，小丫头首先响应。她站起来对大家说："我叫黄爱珍，六八届初中毕业生。各位都是我的哥哥姐姐，请多关照。"他给大家鞠了个躬，大家都笑了起来，气氛一下活跃了。接着在她旁边的那位男生也站起来，自我介绍："我叫梁青松，六六届初中毕业生。"对面靠窗的女同学叫胡佩珠，郑寅也做了介绍，郑寅旁边戴眼镜的叫杜永新，靠窗的女同学叫童远帆。除了黄爱珍，他们都是六六届初中毕业生。现在车厢里一片欢声笑语，大家从书包里拿出水果、饼干、面包、糖果，相互传递着。梁青松问黄爱珍："为什么我们大家都是六六届，怎么单单你是六八届呢？"黄爱珍说："本来这批没有我，由于我立场坚定，加上出身好，我找到了邓团长，死缠硬磨终于被批准了。"

一会儿郑寅去上厕所，回座位时他看见一个人，那个人也看见了他，四目相对都呆住了，郑寅脱口而出："大头！"那人也喊道："老虎头！"原来大头是郑寅的小学同学，本名叫顾玉富，绰号叫"大头"。郑寅的绰号叫"老虎头"。大头家离郑寅家不远，两人是好朋友，虽然后来不在一个中学，但是放暑假、寒假时两人常在一起玩。后来听说大头父母想把他安排在上海工作，不知为什么，他也来了黑龙江，竟然在列车上遇见了。好朋友相见格外亲热，一会儿近视眼杜永新也来上厕所，看见他俩在说话，就说："郑寅你遇到熟人了。"郑寅说："小学同学。""永新、永新。"忽然有人叫，他们一看，原来大头邻座的一位女生在喊。郑寅笑着说："你老兄也遇到熟人了。"杜永新看了看说："过去的邻居，后来搬家了。"郑寅对大头说："大头，你到我那里去坐，你的位置让给杜永新，让他们也好好谈。"杜永新一听连忙说："好好，谢谢。"大头跟着郑寅坐到了杜永新的座位上。郑寅问他："你怎么也到黑龙江来了？你父母不是想把你留在上海吗？"大头说："别提了，我母亲的表弟、我的表舅，答应我母亲帮我找工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作，钱花了不少，工作却没找成。后来我对父母说，现在都提倡上山下乡，我哥哥姐姐已经在上海了，我根本不可能留在上海。晚走不如早走，所以我不听他们的话，自己报了名，他们也没办法。”

“开饭了。”不知谁喊起来。装满饭盒的餐车，由一位女列车员推过来，“借光，借光。”女列车员一边推一边喊，大家纷纷让出一条路来。餐车停了下来，“每人一盒，每人一盒。”列车员一边拿饭盒一边说，大家相互传递着，一会儿餐车便空了，后面还有许多人没有拿到饭盒。列车员说：“大家等一会儿，马上就来了。”说着推着餐车走了。“没有筷子怎么吃？”黄爱珍拿着饭盒说。“你喊什么，打开饭盒就知道了。”大头顾玉富说。黄爱珍打开饭盒一看，原来里面有一把铝制的小勺，再看看别人的饭盒，也有一模一样的小勺。“噢，原来这样。列车上想得真周到。”黄爱珍称赞道。“你大概是第一次坐火车吧？”梁青松问。“谁说的，我过百天的时候，我妈抱着我去乡下外婆家就是坐火车去的。”黄爱珍争辩道。“哈哈！这也算坐火车？”大头不禁笑了起来，大家也笑了。也许是家里最后一顿饭太丰盛了，饯行的家宴吃得太多了，或者水果糕点吃多了，大家都说吃不下。只有大头不仅把自己的饭都吃完了，还把黄爱珍拨给他的饭也吃了。黄爱珍说：“怪不得叫你大头，你不但头大，而且长得胖吃得多。”“喂！你为什么不吃饭？”黄爱珍问隔着过道的一个大个子男生，因为他拿着饭盒始终没有动。“不能吃！”大个子气鼓鼓地回答。“为什么不能吃？”黄爱珍又问了一次。“不能吃就是不能吃！”大个子还是这句话。大家都很奇怪。梁青松想了想，明白了，凑过去小声问他：“你是不是回民？”大个子点了点头。郑寅也明白了，便对他说：“我给你问问去。”郑寅拿着大个子的饭盒找到了吴正道，他正在和别人说话。听完郑寅的汇报，吴正道说：“餐车上备有清真饭菜，你替他换一下。”郑寅拿着饭盒向餐车走去，一会儿就回来了，把换好的饭盒放在大个子面前，说：“吃吧，这是清真的，是回族师傅做的，饭盒还是新的，大概是列车上专门准备的。”大个子连声道谢。郑寅说：“不用谢。师傅说了以后开饭时，你自己去取就是了。”

闲聊中不知不觉南京到了。南京长江大桥尚未建成，从车窗望去建桥的工人很多，还有许多解放军战士，大桥正在紧张的施工中。桥墩已经造好了，钢梁也架好了许多，看样子离大桥竣工不远了。列车开到了江边车站，开始摆渡了，先把列车一节一节脱掉挂钩，然后用火车头一节一节把车厢拉到渡船上。所谓渡船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木头筏子，上面铺着铁轨。究竟如何具体操作，大家在车厢里也看不见。郑寅和大头想下车看看雄伟的长江和建设中的长江大铁桥。可是列车的门就是打不开，连车厢里的窗户也让列车员关得紧紧的。渡船开到对岸，再用火车头把车厢拉到岸上，一节一节再连起来。胡佩珠说："真是太麻烦了。等我们以后回家探亲的时候，大桥肯定就建好了。"黄爱珍说："大桥建好后，火车只要几分钟就能过长江了。"梁青松说："长江确实太宽了，太雄伟了，太美丽了！'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。故垒西边，人道是、三国周郎赤壁……'"梁青松不禁诗兴大发。

火车快速地跑着，汽笛欢快地叫着，一股一股像白云一样的烟从车厢边擦过。夜幕渐渐降临了，列车上灯火辉煌。这是同学们离开家的第一夜。有的同学在欣赏夜景，那时明时暗的灯火，一团团、一片片、一盏盏，飞快地朝车厢后飞去，从列车上看景色，确实饶有趣味。有的同学在下象棋、打扑克，有的在看书，更多的人在聊天。郑寅和梁青松在下象棋，他们已经下了几盘了，梁青松盘盘输。因为水平相差太远，不在一个档次，郑寅觉得没意思。观战的大头说："别看秀才书看得多，知识丰富，下棋却不行。""那你来下。"梁青松起身让大头下。大头连连摆手说："我更不行。我最不愿意动脑子，一动脑子我就头疼。"郑寅一边收棋子一边说："我最喜欢下象棋，不过最好是水平相当的，就是棋逢对手，那样才有意思。我也爱唱歌、看书，什么书都看，不过我看书很快，囫囵吞枣，不求甚解，知道意思就行了。我也爱钓鱼。听说黑龙江鱼很多，'棒打獐子瓢舀鱼'，鱼肯定少不了，听说还有大马哈鱼，很大的啊！"大头问："为什么叫大马哈鱼？"梁青松说："因为这种鱼肥胖得很，马都喜欢吃，一见这种鱼，马就哈哈大笑，所以叫大马哈鱼。"黄爱珍说："我才不相信呢，马又不是食肉动物，

怎么爱吃鱼呢？马爱吃草、豆饼、玉米，没听说马爱吃鱼，马也不会笑。肯定是骗人。”梁青松说：“马会笑当然是夸张。不过大马哈鱼，马确实爱吃。关于马也会吃荤，其实也不稀奇。我看过一篇报道，就讲军马场的解放军用胡萝卜拌鸡蛋喂马。”“这我也听说过。反正到了黑龙江，我就钓鱼给你们吃，渔线、渔钩、铅坠、渔漂，我都准备好了，钓大鱼、钓小鱼的我都有。临走的时候，我特地到南京东路‘连长记’买的。‘连长记’可是上海渔竿、渔钩、渔线、渔网等渔具品种最全的专业商店。可惜我的渔竿太长，不能带来，到了黑龙江再说吧。到了那里，我帮你砍几根竹子，帮你再做一个渔竿就是了。”大头兴冲冲地说。大家听了都笑了。大头还不知道大家为什么笑。胡佩珠说：“黑龙江那么冷，哪里来的竹子？竹子喜欢潮湿温暖，所以都长在南方。”“那么黑龙江有没有蟋蟀？我最喜欢斗蟋蟀了，过去放暑假我和郑寅经常到乡下去捉蟋蟀。临走时我们有个好朋友，让我们到黑龙江抓几个蟋蟀寄给他，让他出出风头。”大头说。黄爱珍说：“这恐怕不行。蟋蟀要吃喝，等你寄到上海早就饿死了。”郑寅说：“这倒不一定。可以用小木板做一个小盒子，上面钻几个小洞让它透透气，里面再放点萝卜、苹果等有水分的食物，这样就不会饿死，也不会渴死。就怕邮局不会给你寄。”梁青松说：“我看黑龙江未必有蟋蟀。”“为什么？”大头问。“因为如果有蟋蟀的话，民间或者达官贵族就会有斗蟋蟀的活动，书上肯定也有这方面的记载。可是我也看了许多描写东三省的小说，从来没有关于斗蟋蟀的描写，所以我看这蟋蟀也和竹子一样怕冷，可能不会有的。”听了梁青松的分析，大家都说有理，大头一下子泄了气：“我还想到黑龙江去玩蟋蟀呢！这下子寡妇死孩子——没指望了。”胡佩珍说：“你们净想玩了，也不想想到黑龙江以后怎么好好干。”梁青松说：“世界上有两块土地最好了，一块在加拿大，一块就在我国的黑龙江，那里土地肥沃，光黑土层就有一米厚，是种庄稼的好地方，而且地广人稀，机械化程度高，是干现代化农业的好地方。黑龙江也是我国五大牧区之一，畜牧业肯定也有大发展，听说黑龙江还有三分之一的可开垦的土地还没有被开垦。现在我们国家还很穷，特别是粮食不够吃，我想我们到那里会大有作为的。”大家听了梁青松的话，都

很受鼓舞。大家又谈起了到黑龙江想干什么工作的事。胡佩珠表示想当一名女拖拉机手；郑寅愿意当一名放牧者，骑着骏马，手执长鞭，赶着成群的牛马，多么自由自在；黄爱珍也愿意当牧羊女；而梁青松愿意搞农业科研；大头说他干啥都可以。大家热烈讨论着，憧憬着美好的未来，不知不觉熄灯已过了一个小时。

贾正道走了过来，让大家不要说话了，赶快休息，不要影响别人。黄爱珍打了哈欠，背靠座位睡了。梁佩珠趴在小桌上。郑寅却从书包里拿出一块塑料布，朝座位下面铺好，脱掉鞋子，用鞋子当枕头，也不怕别人笑话，就钻了进去，双腿一屈就睡了。原来他早有准备。大头看见了，也想学一下郑寅，可是没有塑料布，又怕弄脏新军装，只好作罢。

火车仍旧向北行驶。拂晓，列车在山东境内的一个小站停了下来，据说是为了让一列军用列车先行。车站上冷冷清清，只有几个穿铁路制服的人偶尔经过。从窗外望去，远处有许多山，一座连一座，附近村庄也不多，车站周围的农田都很贫瘠，都是山坡地，东一块西一块，七高八低的，不见一块像样的农田。有的田由于土层很薄，碎石都露出地面了；有的田里还长着高粱，高粱快成熟了，但是很瘦弱，像一个干瘪的老头，在风中一阵一阵抖个不停。太阳渐渐升高了，车站上的人越来越多了，大部分是附近的农民，他们有的拿着洋镐，有的拿着铁锹，有的啥也没拿，大概是装卸工。也有一些穿铁路制服的职工，他们有的背着白帆布工具袋，有的拎着饭盒，匆匆走过。还有一些玩耍的孩子，溜达的妇女，晒太阳的老人。他们都好奇地打量着列车上的乘客，大概都在猜测这些乘客的身份。说他们是一般旅客吧，肯定不是，因为都是清一色的年轻人，而且绝大多数都穿着军装。说他们是新兵入伍吧，也不像，这个季节不是征兵的季节，况且还有一些人并没有穿军装；再说行李架上的行李，也不像当兵的行李。说他们是军校的学生吧，服装不像，而且军校生往往都是男多女少，这里却是男女生一半对一半，何况还这么多人。列车周围的人越来越多，有的在较远的地方，指手画脚地说着；有的在车厢不远的地方，交头接耳，窃窃私语。车上的乘客们也在看他们：有的男人穿着一件破烂不堪的黑上衣，肩膀和袖子都补了补丁，最里面

的一件粗布白衬衫也发黄了，当中的一件军用黄绒衣也发白了；有的没有绒衣，就连套几件破外衣；有的老头光着身子穿着一件破棉袄，前襟两边一叠用一根麻绳在腰中系好。妇女们大多数穿着大红大花的衣服，这样的花色一般都是用来做被子和床单的。而且这种大红大花的衣服，居然还有黄的、黑的、灰的补丁。孩子们穿的更是五花八门，有的破棉袄太小，紧紧地绷在身上；有的棉袄太大，穿在身上就像棉袍；有的棉袄露出了许多棉花；有的男孩子穿着花棉袄，还光着脚。虽然他们穿的各有不同，但是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衣衫褴褛、蓬头垢面、又瘦又黑，说一句不好听的话：真像一群叫花子。这一切对于从小生活在上海的青年们来说是多么新鲜，真是大开眼界，他们惊愕，他们不解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种镜头他们在电影里看见过，那是旧社会穷苦人的样子，怎么现在新社会也有这样的景象？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而是由别人告诉的，现在的社会主义还存在着如此贫困的地方，如此贫困的人，他们肯定不相信，一定会说你是造谣污蔑社会主义。可是今天活生生的事实摆在他们面前。

梁青松对郑寅说："古人云：'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。'我今天才领会它的真正含义。报纸、广播上天天说，形势大好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。这难道是真实的吗？"郑寅说："大概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。以往任何时候，他们恐怕连破裤子都穿不上。"大头看着看着笑起来，黄爱珍说："你笑什么？"大头说："你看他们个个穿得跟叫花子似的。毛主席像章倒是每人都有，有的像章还挺大的。"郑寅还想说什么，胡佩珠用脚踢了他一下，示意他不要说了。胡佩珠说："照道理，这里紧靠铁路站，农民农闲时还可以在车站干点活搞点副业，应该说条件还可以，不知山里面是什么情况。"黄爱珍噘着嘴说："谁叫他们不学大寨，人家大寨也是穷山恶水，却被改造成米粮川。"大头说："解放这么多年了，还弄成这个样子，这些领导是怎么当的？还说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，这优越性都到哪里去了？但愿黑龙江不要也和这里一样。"这句话把大家吓了一跳。

有五六个孩子走到车厢这边来，童远帆从包里掏了把糖，向几个孩子招招手，让他们过来。那几个孩子犹豫了一下，没敢过来，其中一个子大一

点的男孩，看看童远帆没什么恶意，就壮着胆子过来，童远帆把糖给了他。他接过糖后转过身，兴高采烈地跑到伙伴跟前，把糖分给了其中两个孩子，还有两孩子伸手向他要，他却不给，大概得到糖的是他的弟弟妹妹。没分到糖的两个孩子有点不甘心，走过来眼巴巴地看着童远帆，童远帆又掏了一把糖。因为那两个孩子个子小够不着，童远帆就干脆直接把糖扔到了他们面前。胡佩珠看见了，也拿出两个苹果，扔给他们。列车旁边是水泥路面，水泥路那边是草地，胡佩珠怕扔到水泥路面苹果会摔坏，就扔到更远处的草地上。两个孩子捡完糖果，又飞快地把苹果从草地上捡起来。不远处，有一些孩子看见了，都朝这里跑来。孩子多了，“施舍者”也多了。有的人东西带得太多，亲朋好友，你送他送，加上家里本来就预备的，大包小包满满当当。有的东西不能久放，例如糖果，车厢里比较热，有的糖果化得和糖纸粘在一起；还有面包和水果，在闷热的车厢里更不能久放。与其吃不完放坏，还不如给那些孩子，他们多可怜啊！大家纷纷把多余的食物扔给孩子们吃。当然也有个别人是为了看孩子们争抢食物的热闹景象而扔食物的。起先只有孩子们在抢，姑娘、小伙子们虽然也很眼馋，但是谁也不好意思开这个头。碰巧一个苹果滚到了一个姑娘的脚下，她迟疑了一下，还是把它捡起来了。此头一开，大家什么也不顾了，叫着，笑着，骂着，抢着，小伙子、姑娘一“参战”，孩子们的“战利品”就少了。

起先是郑寅他们这节车厢“施舍”，后来靠近车站的几节车厢都纷纷效仿，弄得这个地方异常热闹。等带队的领导来制止时，孩子们的口袋都塞得满满的了，有的装不下就放到大人那里。一个孩子把一块面包塞到一位老汉手里，老人咧着掉了门牙的嘴，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。一个小伙子把抢到的一块面包给了一个姑娘，姑娘不好意思地推辞着，最后还是接受了。虽然已经停止了“施舍”，但孩子们还是不愿意离去，大人们也不愿意离去，他们一齐朝车上慷慨的“贵人”看着，孩子的目光是感激的，大人们的目光是羡慕的。终于，有一列闷罐车从旁边呼啸而过。一会儿，小姑娘慢慢地朝后移动，人群也在朝后移动，电线杆一根接一根地朝后退着，越退越快，越退越快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